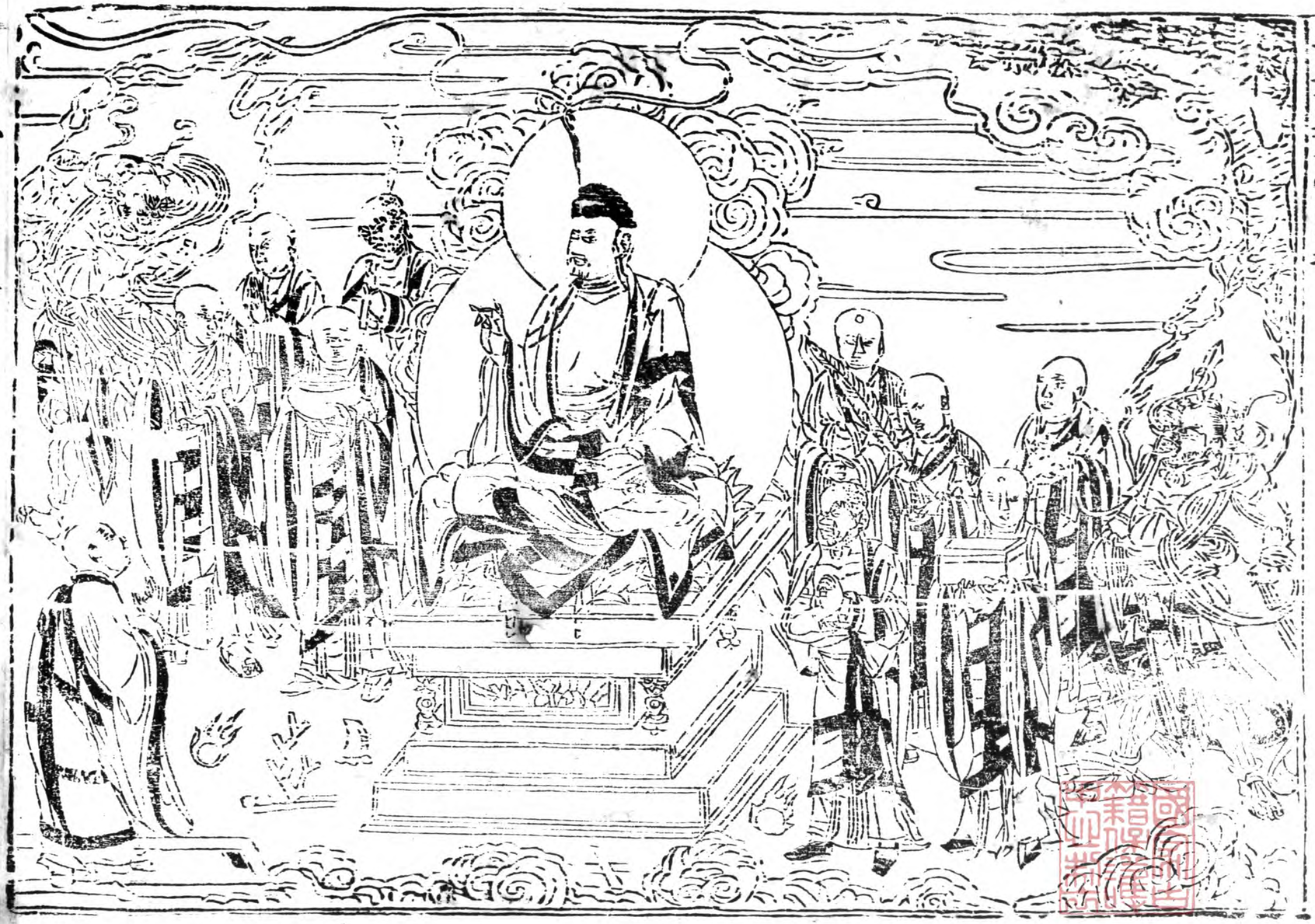
趙城縣廣勝寺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八

亦二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亦二

辨惑篇第二之八

決對傳奕廢佛法僧事 并表

綿州震響寺沙門釋明槩

僧明槩言槩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泰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領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興白馬之号道流晋世刹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矇故得永平季年嘉瑞臻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驤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

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圓則威如萬國故世充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周攪身於北朔荆吴尅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導千輪而輕舉巍巍魏弗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弥盛於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

尅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遵千輪
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
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
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弥盛於
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
依合掌低頭忘帝王之貴斂心屈膝盡至敬
之誠槩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利
畢志玄門懍厲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五
體用報罔極之恩而爽忽肆狂言上聞朝聽
輕辭蔑聖利口謗賢出語醜於梟音發聲毒
於鴆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粮
減省寺塔其故何也爽曾為道士惡如居懷
故毀聖劣凡讚愚勝智以下誇上用短加長
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
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說
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謗或
累於人然後主上欽明弗容讒慝縱其三至
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
拂日陽精為之不明而傳爽浮辭迷於視聽
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
共決對存毀分甘槩忝在緇徒預參法侶忽
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刃剜心未以為痛抽
刀斷髓詎以為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
亡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
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謗辱冒
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傳爽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
勸事　槩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
宗離說寔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
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麁故有內外道殊邪正
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
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千

勸事　槩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麁故有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千川之赴滄溟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偷竊真言安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詣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為金闕本行迴為本相佛言題作道言橫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當偽詎識是非翻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狐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瓔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覩縷但傳奕曾為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為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為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忌湯沐梳擲與俗既同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量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為忠孝不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

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
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
家侍養為忠孝不今既不然豈獨偏責夫論
忠者事君以盡命徇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
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
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飼母釋迦擔棺而葬
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
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
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
又言衆僧仇疋內通衣形外隔夭胎殺子違
禮逆天者今道士既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
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
合而無產孕真是夭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
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非益國利民者乎
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
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
教食唯米麵之素供唯芋蒻之質體瘠力羸
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蜫虫習忍修慈好
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
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分三事五受禁
行符章奏必宰雞胞分醮要求酒脯臠膾醑
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
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
強兵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
去取之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為農
勸者此由局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
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
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
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閑宴工相與議伎
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
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
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
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

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閑宴工相與議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即是農之力田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螟避境隴麥雙穟成禾九栽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勸農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坑引他墜非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勃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架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誡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沉弘聖教以訓民蚩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轝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誓願萬國朝風豈責離俗之人令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既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論言安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

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
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
論言安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
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
献帝張陵張魯詐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
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角遠為外應
造黃巾披萬帔聚合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
稷尋被誅波故禮云左道亂群者殺之今者
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
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
或致窺覦寧不備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
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兵農勸
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
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既遣徒
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有
德之君者
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于
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
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
生天竺隨其土風塟必闍維收必起塔塔即
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
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
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
相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
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
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
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
創感僧會誓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
碓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扆之間
發彩傍通鬱映嚴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
靈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為建塔并置伽藍
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

創感僧會誓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
碓隕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扆之間
發彩傍通鬱映嚴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
靈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即為建塔并置伽藍
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
別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
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
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
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
豕之陰佛圖胡塚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
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
詎肯歸依覩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
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為帝王者並夙種善
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宗貢皆欲伸其
追遠之誠致其如在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
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眞則
梵宮立成長者絣繩天堂即現因果之道斯
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
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
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
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
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
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日
五種五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
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
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之以為無
道又身沒之後盛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
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
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
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
居百王之上豈伊奉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
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
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

如於是嘗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奉皇漢武而校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為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尒頂須臾之間即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即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即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駈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漲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掇之皮肉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尚虛無在出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決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

槩聞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沿方授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武而血貫行至十之數前則功[illegible]

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務分司沿方授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迩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為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為基安民以良吏為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為徵禍福須慎而爽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感

論言竊見標樹為社立塼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束茅纂而為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感靈雨旱所誠片致恩福況佛神儀嶷尒靈相儼然而敢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号自斯厥後相係而興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應敬事威靈歇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搆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蛇吞逆豐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為曹操誅滅自尒迄今群孽相係依託治館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

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蛇吞逆豐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為曹操誅滅自尒迄今群孽相係依託治館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何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為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号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為益州刺史正濬誅滅又晉文帝大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号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旍妖言惑衆行禁步崗官軍收掩尋被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同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敕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咒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

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塟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其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直擅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傳說達縣閬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

送之彼鼎上供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
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
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令正
直擅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
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撿並皆信受後刺史
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
定是非遂與闔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
同乘鞍馬競飾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
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
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
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咽聲質時呵之
望即欵伏收禁州獄方欵科罪未經數日服
藥而終槩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
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為
鑒誡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
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檝之法
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賤可謂止
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
不飢
槩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
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
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
廉耻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
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為明訓孰不
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
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
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
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
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
身兼凍餒況病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
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尒證眞下
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欵令一准其可得乎
若御僧足衣布者齋齊貧苦頭者計僧足一

身此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眼味
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
身兼凍餒沉病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
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衆具自尒證眞下
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
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墮者計僧尼一
齋止食一鉢一著准衣數縑而言損田夫十
口殺蠶十萬者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
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爽
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編論
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槩愚見宜斷道士醮
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
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
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
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千
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
十戒創首即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魔
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
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
板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
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
雞雀對户交欲而無羞狛承當衢行婬而無
耻多飲醎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
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
録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
内朝之律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
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
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
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家
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
理豐智慧觀音戲仗實足攉奇不同祭酒亂
朝癡無智慧天師蛇螫詎有神通夫免禁釋
因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

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家
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
理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酒亂
朝癡無智慧天師蛇螫詎有神通夫免禁釋
因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
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惰而取物若
觀音慈悲拔獄即是該囚天師行禁殺怨應
為斬士然佛覩善則勸闡惡則憐慈悲平等
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
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
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
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俗之惡神人
間之殺鬼也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
禁呪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
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偽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賂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
槩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
士為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
緣寧有藏積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
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合檀那多藏必
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為之道專任清
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
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
徒設廚食以邀賓置酒魚以待客遂使監齋
分肉事等庖丁觀主典魚還如屠士肉須乾
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半糟即歠饕餮難滿
縱恣無猒加以多料紬綾以為命絲廣科黍
麥持作道祖傍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番轉
賂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
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
道法直為貪其酒魚猥雜敏多弗可殫述加
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泯門多是貴
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

賜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為貪其酒鮭猥雜敏多弗可彈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泳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孝王見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賜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圈則猪噓弃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為夫餘之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可與奪也

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為惡受殃斯理昭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弥益其深迷且依書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為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大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為惡之有殃也如爽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

死殷道中興豈非為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大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為惡之有殃也如爽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之虛名意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時種殖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物府庫故施有來報感胎鸞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恃賴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靈而享富貴沉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濟餒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盛如槩所見賜貯有二一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槩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據封域競尋戈劒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沉弱慕經教

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據封域競尋戈劒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沉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

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

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為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為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加帝摯少昊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即亡帝摯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為臣所誅其間或為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為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雍己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朝已後逐并篡弑皆為崇佛法虐政祚短

之與寒淀或為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雍已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為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既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朝以此而諭事合繩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被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慎機密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或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謗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哉如槩愚見帝王故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群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悠長故淮南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決破　封周礼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

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目尒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為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為德卑弱為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

卑弱為心 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遁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闈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為最百家之內兩學為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為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闡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為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亦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覩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生信亦不遠此迎周礼之經為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

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教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發多入隋盛飜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飜震旦

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

論言尋辛卯夜明魯史傳其化迹丙子皇教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茲多入隋盛飜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飜震旦之語尒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如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能窟經廚十分而未盡鷲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飜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偽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尒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揔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為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裘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為是天尊更說為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

符圖揔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為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録增加部衆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為是天尊更說為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為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刋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絁靜所製開天經張泮所造化胡經王淨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為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窘盜他寶為家財飢者困窮噉匊芥為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令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槩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大矣哉蕩蕩乎大道之外姝矣哉超絕乎眞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遣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長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弥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為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儒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為李老姝德託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為虛妄

化作孔丘迦葉化為李老姚德託身開士能
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
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
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
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為虛妄
而爽執言謬理覩化迷眞專以形迹見譏名
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鵠畫以難眞然鵠
畫代眞寧是眞佛泥木表聖非即聖人故佛
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眞非真
而立像為令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為令
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
非真造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
斯理之極也而爽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論
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負
鐵効力疆埸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武
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
疆埸常應富貴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絹豐
饒穀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
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
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積殖多納倉廚
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粮貯充牣耕穫弗怠但
開渠引水灌畦注埠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
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荆州堤堰倍常沃潤
應課收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
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
得華戎率從群凶授首倉庫充牣封域廓清
若非內外福饗豈能尅定艱難者也若言欲
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孝子
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
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
竭力出家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荅現前
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乖敬養
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為至孝斯則利沾三

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咎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乖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為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晨昏之養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獸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乎此全獸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傳奕負恃凶頑輕弄脣吻辭繁理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梟音醜氣稍滿村閭鴆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嘆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尒有類蚩尤之大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覩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崇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使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咒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獸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晧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

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猒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晧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市勑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如初又周武帝狂悖無道毀滅佛法焚燒經像破壞塔寺罷廢衆僧遂身生癩瘡惡疾而死近代殊驗靈祥著明聖上文思久已

玄鑒爽之罪業方墜泥黎求劫沉淪深可憐愍槩矜其邪謬曉以正言儻或返迷去道何遠望諸同志咸識此心龍朔三年七月十九日長安令清河公李義節於西明寺索破邪論往光明寺經坊所立披演說以其月二十一日進了

廣弘明集卷第十二

斮側畧切 覩音羅 野字 呵支切 戾於豈切 鮭音遐 絣必庚切

書經人正養誌